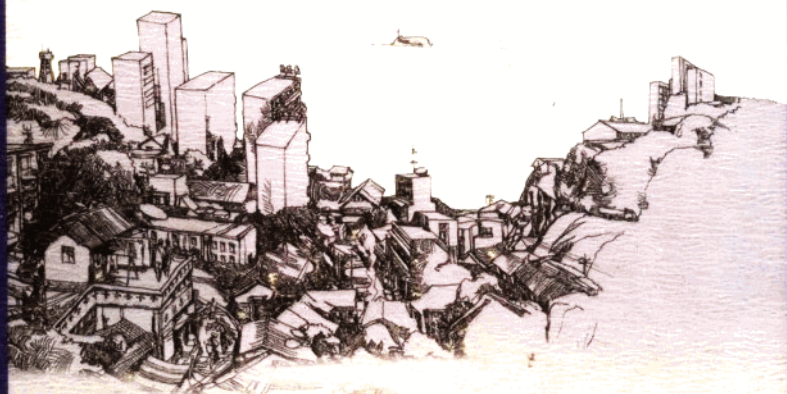




正铭 著

偏岩



偏岩

正铭
著

正铭
著

PDG

责任编辑：任正平

封面设计：周筱刚

封面画：刘学伦

技术设计：吴向鸣

插图：刘 葵

刘学伦

责任校对：熊相全

偏 岩

正 铭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锦祝印务所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211 千

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365—2972—4/I·663

定价：19.80元



作者简介

正铭，作家。毕业于重庆教育学院。当过知青、高中语文教师、政府机关干部。1987年调入某大型军工企业，历任厂部办公室秘书长兼机关工会主席、厂子弟校校长。2000年应聘某教育集团任中学校长，现为集团总部办公室主任。

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多年，迄今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在全国、省、市获奖三十多次，已出版小说集《桔红色的黄昏》。

PIANYAN

偏 岩

山峰屹立，年复一年。
岁月溶蚀，年复一年。
风化土石，雨侵山冈，表层剥落。
风雨过后，
依然挺立的是山之傲骨——偏岩。
偏岩，大自然新陈代谢的结果。
人间沧桑何尝不是如此？

1

教地理课的田老师过去常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最大的幸福就是等待着幸福的来临。他以此来激励弟子们在高考前奋进。而此时费小刚和叶娜娜正是处于这种幸福的巅峰时刻。

娜娜约了费小刚到邻居小鱼儿家打电话查分，就因小鱼儿才读幼儿园大班，她妈妈每天忙着给儿家人做钟点工，对高考中考什么的毫不在意。

费小刚做了一个深呼吸，指尖颤抖着按出了几个号码，依照语音提示该输入准考证号码时却怎么也输入不正确。娜娜急得大骂了声笨蛋，便疾风迅雷般地摁下了几串数字。突然间，娜娜一拳砸在了费小刚肩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你考了513分，我考了521分，妈妈呀……

看见脸憋得通红的费小刚眼睛瞪得大大的，读幼儿园的小鱼儿吓得连哭带喊：妈妈，娜娜姐姐和小刚哥哥打架了！待小鱼的妈妈系着围裙，拿着锅铲风风火火地从厨房冲出来时，

娜娜扮个鬼脸，拽了一把费小刚一溜烟地跑了。

揣着万分的幸福，费小刚一路啰唆着：考上了，肯定考上了！因为去年一般本科录取分数线为文科 495 分、理科 478 分。在填报志愿时，费小刚别有用心地怂恿娜娜，两人分别填报了云南的两所大学。酷爱旅游的费小刚很向往那个地方。说不上对云南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但自读初中时看过一部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对云南那片神秘的土地有了些遐想。1999 年，费小刚跟着出差的老爸去了一趟昆明，恰逢世博园开展，那座蓝天白云、满街都是鲜花的城市更是给他留下了难忘印象。如果能在云南一面读大学，一面游遍石林九乡大理古城玉龙雪山香格里拉西双版纳泸沽湖，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私下里他还偷偷乐着，要是子弟校的校花娜娜也考上了云南的大学，能和他同去美丽而陌生的昆明，就有可能在四季如春的彩云之南成为让同学们羡慕得死去活来的“高原组合”。这时的费小刚好欣赏自己耶，尤其是娜娜想学医，在第一志愿填报了昆明医学院时，他为自己的阴谋诡计的得逞，有些得意忘形飘飘然。

娜娜说今天回家一定要敲诈一下妈妈，让她多多地给自己买一大堆好吃好玩的零食来好好犒劳一下。不过，眼下还得去给妈妈送午饭。娜娜的妈妈下岗后在城里一条叫做三倒拐的背街擦皮鞋。这个秘密在学校只有费小刚和田老师知道。为了节省来回一元钱的公交车费，娜娜每天要往返两里多路。

费小刚没有立即回家，信步去了长江边的鹅卵石石滩。挑灯夜战，苦熬了三年总算心想事成考上了大学，也一了父亲整日唠唠叨叨的夙愿，他很想独自品咂一下这难得的甘甜。

长江流经江城时，绕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弧形，把江城这座小小的城市合围了一大半。在地势平坦的城市边缘，偏岩就更显得醒目地突兀了。偏岩是一座山，但不是那种巍峨壮观、气势恢弘的峻岭崇山，只是一座孤零零的不太大也不算小的山峰，江城人喜欢把山叫做岩。费小刚激情在胸，站在江边回头望去，偏岩显得峻拔陡峭，甚至有些倾斜。正因这座山的倾斜貌，人们称它为偏岩，他想可能是有人联想到比萨斜塔的斜而不倒吧。

费小刚听爸爸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部里和市里的领导就是看中了偏岩有利于备战的地形和临江的交通便宜，才决定把一家大型军工企业的一个军品车间，从距江城市一百多公里远的大都市，即山城市迁移到这里，建设成为了现在的江东机械厂。

费小刚的爸爸人称“费（废）科长”，熟悉的人听起来既有对他曾经当过科长的敬意，又有对这被“废”掉了的科长的同情。不过，费家新的下台确实下得够彻底，从科长位置一直下到了待岗人员行列。军工厂不叫做下岗而叫做内部待岗，即为了在严重亏损下“减员增效”，下指标让机关或车间的一部分人回家待岗，每月领取一点基本生活费，而条件是必须每天到厂服务公司报到，不得在外面找工作，否则按离职对待。待岗就是叫你等待重新分配上岗，当清洁工当搬运工也算重新上岗。费家新就是属于那类每天上午八点必须到厂服务公司安置办公室，在桌上那本已翻破了的簿子上去登记的人员之一。耶，又去“画卯卯”嗦？九分厂王书记的女儿四妹常这样嘲笑

费小刚的老爸，把费小刚恨得牙痒痒的，总想找机会教训那个初中毕业没考上厂技校就“走向社会”的丫头片子。

费家新却不这样看待，他的下岗有点自愿的成分。我在单位年龄最大，又是“文革”的高中生，我不下岗，未必把年轻人赶走，人家哪一个不是“专”啦“本”啦的大学生，电脑英语样样玩得转，我懂什么？懂个屁。说这话时，费家新很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义凛然。然而，只要多喝了几两老白干，费科长就会面带笑容缅怀起过去的好时光。他对费小刚说，现在俄罗斯女人流行唱一首歌叫《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那些年江城的姑娘就流行要嫁人就嫁江东厂的人。你妈就是那些年月跟着我的。军工企业旱涝保收，可以说六十年代江城大街上一半的美女都是江东厂的职工家属。后来，可能是政府想得特周到，在偏岩山下紧邻军工厂建起了市属企业红光针织厂，你妈也就有机会成了那个年代的一名让人羡慕的纺织战线的女工人。你爸你妈年轻时，可是被人评价为偏岩山下的郎才女貌啊！

费小刚的妈就没有他爸这么多的黑色幽默。在针织厂累死累活三班倒还挣不了几百块钱，回到家里还得服侍老费小费两条大蛀虫。辛大嫂训斥老费的语言是：我一天的加班工资还够不了你两顿的酒钱，一个大老爷们还靠老婆养活，在旧社会这叫做吃软饭。威胁小费的语言则是：你一天贪玩好耍，考不上大学老娘就拉你一起去跳大河。不过，费小刚经常被老妈唆使为老爸买酒，每次还务必叮嘱要买瓶装酒不要散装的，千万别买到假酒。妈妈每月领了工资都要先积攒下几十元，那是下学期儿子的学费。



望着偏岩下成片且杂乱的职工家属区，费小刚突然对这片与市中区新建的高楼大厦比较，显得有些像贫民窟似的都市村庄，有了几分眷恋之情。或许是将要离开了吧，曾经写过诗的费小刚，眼眶里不觉溢出了些许泪来。

回到家属区已是天黑时分。费小刚一路想着用怎样的方式来告诉自己已经上了大学录取线的喜讯，才能给父母一个惊喜，没想到一个趔趄被绊倒在了巷子口，重重地。针织厂效益每况愈下，家属区的路灯除非是在重大节日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亮起来的。晚上出门带上手电筒已经成了大家的良好习惯。费小刚设计的报喜情景是这样的：爸爸，我要一双安踏牌运动鞋需一百五十元；妈妈，下周末同学聚会每人要凑一百元。老爸老妈肯定要怒发冲冠，到时一句我上线了，肯定让他们转怒为喜。

然而，推开屋门眼前家里的情景让他大吃了一惊。

四十平方米左右的两间小屋一片狼藉，爸爸的被子被扔在了黑白电视机上，一只铝锅摔扁了，倒扣在墙角，一锅绿豆稀饭泼洒了一地。

那个狗日的张大娃，把老娘整下岗了，明年子你龟儿要全家死绝断子绝孙……费小刚的妈坐在地上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啕。爸爸在沙发上抽闷烟。屋里挤满了好多人，费小刚认识她们，大多是妈妈那个车间的。妈妈咒骂的张大娃就是红光针织厂刚上任不久的厂长张贵生，论辈分还是妈妈娘家的一个晚辈。张厂长都四十好几的人了，不论在哪种场合，妈妈都叫他张大娃。张厂长张大娃总是乐呵呵地答应着。

辛大嫂呀辛大嫂，有啥伤心的嘛，我下岗都快四年了，还不是活着的噻，天无绝人之路嘛，还记得和你一个组的段蜀莉不？下岗才几年嘛，人家现在都当总经理了。还有那一年和我一起下岗的顾大姐到杨家坝开火锅馆，小汽车都买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曾在染整车间上班的徐二嬢一口一声辛大嫂喊得小刚的妈终于止住了哭闹。

我哪能和你们比嘛，你们人年轻，好找事做。哪个像我这个家，老头子前两年“现活宝”，主动下岗，窝在家里吃闲饭，我那几百块还要供一个学生娃儿，我下岗了这日子该咋个过啊！

8 上个月费小刚就听子弟校的田老师讲，针织厂早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边缘了，但没想到这么快。工厂今天上午发了一点工资下午就开大会，宣布“一刀切”，工人三十八岁、干部四十岁以上的，不分男女全部下岗。每月发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费，自谋出路，三年后与工厂脱离一切关系。

市属企业，风雨中的小船儿，说翻船就翻船，哪像我们军工厂。费家新用两根指头扶了扶往鼻梁下滑的眼镜：我待岗闲着，工厂每月还要给我四百二十块生活费，到该真的内退时还会给我把工资涨到六百多块。我不相信我们家会饿死一个人摆起。当了几年科长却不会做思想工作的费家新，被张师傅在他脑袋上一戳，有你这样当老公的吗？现在倒还幸灾乐祸，是不是觉得可以报复老婆，扯平了，都成了下岗职工？

见好多人在劝说着妈妈，费小刚便去了大舅家。爸爸在家常是当甩手掌柜，不大管事。家里好多事情都是妈妈听大舅的。他此时关心的是妈妈下岗了，自己还能不能上大学？大舅

住在偏岩的半山腰，租的是农民的房子，针织厂好多年轻人结了婚分不到房子就租农民的。大舅是为了让幺舅结婚，才把自己分的房子让给幺舅的。

还没走到大舅家门口，费小刚就听到大舅妈大声武气地嚷嚷：跟着你过的什么鬼日子，家里都欠了两千块钱的债了，今天好了，下了岗饭碗打翻了，你就带你儿子喝西北风去。你不是常说你在厂头技术好得很，下岗下完了也轮不着你嚷。好了，现在我不管了，今晚上签字，明天就去离。娃儿我自个儿带着，我不要你一分钱，也不拿走这屋里任何东西。费小刚偶尔听说过，比大舅年轻近二十岁的大舅妈自从皮革厂下岗后，无所事事，除了搓麻将就是在舞厅 OK 厅“恍”，早就有和大舅离婚的念头。费小刚自知来得不是时候，悄悄转身就走了。“下岗、读大学”，“读大学、下岗”，费小刚被今天两件突如其来事儿整得糊里糊涂，仿佛几个小时之间世界倒了个过儿。

路过水巷子，见着平时大大咧咧的毛二娃靠在家门口，一脸无助的样子，费小刚第一直觉就是毛二娃家也有人“下”了。这个时候费小刚好像突然明白了，人的精神有时是很脆弱的，难以承受突然降临的生活之重压。

毛二娃大名毛鑫鑫，是费小刚高中二年级下期肄业的同学。那之前，他妈妈是江东机械厂与红光针织厂联办的幼儿园园长，虽然户籍在红光厂，可那所幼儿园是一级幼儿园，风光着哩。爸爸是红光针织厂下岗分流办公室主任，一言九鼎。刚下岗和将要下岗的哪个不想巴结毛主任，都想不下岗、晚下岗或下了岗能重新挤上岗。身为党员的毛主任恤下岗工人的难处，坐在肥缺位置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那阵子，毛二娃的外

公还健康着。顺境中的毛二娃心宽体胖，除了玩电子游戏机样样不在行。最引为得意的是正大电玩城开业，搞了一次电子游戏对抗大比拼，毛二娃一路闯关斩将，竟轻摘桂冠，拿到奖金三百元。田老师幽幽地评价他是“像智障青年指挥家一样的天才”。

这是因为毛二娃有个顽疾，上课不到十分钟必然趴在课桌上睡着，循环往复。于是有人套用校园民谣写在黑板上：上课瞌睡过度，眼皮打架无数，实在支持不住，误入梦境深处，呼噜，呼噜，惊起同学全部。

旁边大大地勾勒了一幅颇似毛鑫鑫同学闭着眼睛的漫画像。不久，毛二娃查出是同桌娜娜的杰作。同学们以为二娃要对娜娜发作，不知什么原因二娃仅嘿嘿地一笑，没事了。倒弄得娜娜不好意思，玩笑开大了。

10 后来，由于毛二娃的外公患脑溢血，瘫了，家里不可能请人服侍，二娃便以此为借口告别了教室的那张“睡桌”，辍学回家照顾老外公。妈妈感叹，二娃读书不得行，但有孝心，长大了肯定有出息。不幸的是外公没完没了的医疗费以及父母都靠针织厂发工资，厂里没钱已有七个月没发工资了，拖得二娃身上不但看不出有出息的样子，倒变成了一个大大咧咧的家庭小妇男。毫无怨言地为爸妈弄菜做饭，给老外公端屎接尿成了毛二娃生活的全部内容。

靠在家门口的毛二娃表情木讷，眼神怪怪的，使费小刚见着有些骇怕。好一会儿他才知道，毛二娃的爸爸因为年龄“一刀切”了，今天已从主任的位置上下岗了。由于针织厂的工人没钱送小孩上幼儿园，两家厂联办的幼儿园实际上早已只有江

东厂职工的子女了。顺理成章，毛二娃的妈妈被请离了园长位置，当了一名普通幼儿教师，今天下午四点钟也正式成了下岗工人。毛二娃还告诉小刚，他家在江东厂和红光厂的大伯、大伯妈、姨爹、姨妈好多亲戚在这几年都先后下了岗，到今天为止已成了家族整体下岗。费小刚明白了，偏岩下从此只是毛氏家族赖以栖息之所而非生存之地了。

费小刚真想哭，但忍住了。毛二娃的妈妈患了肩周炎，至今右手还举不至肩，家里没一样光鲜的家具，最显眼处摆着四个大泡菜坛子。这两年为了给老外公治病，泡咸菜成了全家人的主菜，难怪小伙伴都喊毛鑫鑫叫泡菜娃儿。除了黑皮芮兵和费小刚，同龄的伙伴都不大爱和他在一起吹牛聊天，嫌他说话总有一股泡咸菜味。

毛鑫鑫的爸妈都找厂长去了。只有老外公僵直地躺在小床上，面无表情地盯着天花板。天花板石灰脱落太多，是二娃用旧报纸糊过的。 11

费小刚拉着毛二娃出去走走让他散散心。下得山来，忽然见到平时空旷、冷落的红江家属区平坝子，今晚东一团、西一堆地挤满了人，男人的骂声、女人的哭声、男人女人的议论声交汇成一片。费小刚和毛二娃穿过人群，见到的都是在淡淡的月光下一张张因沮丧或激愤而扭曲的脸。这种场面，费小刚从未见识过。

偏岩下正南面一片低洼的三角地带，是江东机械厂和红光针织厂家属区最繁华、热闹的地段。三条小街几乎形成等腰三角形，故有被房地产开发商称之为金三角之说。过去是企业办

社会，大到医院、学校，小至浴室、理发室，企业都要搞齐全。两家厂原先共同投资修建的百货商场、电影院、工会大楼都集中在这里。三条小街上银行粮站邮电局菜市场公共厕所麻将馆游戏机房一应俱全。用江东厂的全国劳动模范费正全的话说，除了火葬场外什么都有了，还有啥知足？

两家厂共用的职工医院就坐落在左街子与横街子的拐弯处。新招来的护士刘曼丽站在三楼住院部值班室窗前问院长，这么多人拥过来是不是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满头白发的老院长沉稳地说是来找红光厂张厂长的。他让门卫先把医院大门关上再说。

张贵生厂长高血压发作，妻子强迫性地把丈夫送到医院来，职工医院没有理由不接受。张厂长今天晚上是个烫手的“炭圆儿”，他家的木板房门已被情绪冲动的下岗工人砸烂了。见多识广的医院院长很老到地给红光厂和江东厂的保卫科分别挂了电话。红光厂保卫科值班室没人值班，倒是江东厂的赵厂长和薛书记立即赶来了，还带来厂里十多个经济民警，把职工医院围了起来，没有院长允许一律只准出不准进。薛书记堵在医院大门口说：红光厂刮风，江东厂就感冒；江东厂打雷，红光厂就下雨。两家厂好多职工都是两三代人联姻，亲上又加亲，关系盘根错节，曲里拐弯。今天红光厂几百人下了岗，我无话可说，各有各的厂情。你们的张厂长比谁都着急，急火攻心，高血压发作住院了。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据我所知他的妻子也在今天的下岗职工名单中。大家有什么要求我可以捎带，但是这里是医院，医院里有一百多号病人，需要绝对的安静。